

王雲五主編·

人人文庫



春回春湖

姚姮選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行

姚姮選譯

春回春湖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姚姮，本省臺中市人，卅三歲，個性耿直，由於找不到一個不必看人臉色的職業而從事翻譯，現在把翻譯當做職業了，選材謹慎，文筆流利，使她擁有廣大的讀者。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韶光荏苒，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，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，冊數多至七百三十，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深覺可惜。幾經考慮，決自本年七月，卽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，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，新增特號一種，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，一律作爲特號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，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

目錄

願我女兒長在	一
寂寞心疼和眼淚	二五
小淘氣	四五
神秘的情人	七三
吾愛吾生	七九
坦白與說謊	一〇五
雙姝奇緣	一二三
春回春湖	一七五

願我女兒長在

十月二日

每一天對我的寶貝來說，都是一個花紅的日子。她能多活一天，就是一天！這是我手中醫生的報告。我有點矇矓地看它，但重要的字眼還是跳出來：癩癩症的形狀……相當稀有……八個月至十個月……病狀的預斷：終點。

在報告表的上面，很官式地寫着——艾妮娜，三歲。

有時候，我覺得我們去看的每一位醫生，每一位專家，都是同一個人，只是帶着不同的面具而已。羅醫生是個善解人意的人，他好像很深切的關切妮娜，但我知道，有那麼一天，當他簽署她的死亡證明時，他會同情地、仁慈地像對待其他的小女孩一樣……。

沒有人的生活會因為妮娜的不幸，而受到打擾，只有我的——和炳的。

炳，就因為你，我才記下這份日記。雖然我們分別將近兩年，但是我覺得，你的思想、你的信，都很接近我。我們寶貝也是，她有些表情，非常像你，使我覺得我們仍然很親近。

現在，在我的信裏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和你分擔，每天，你在越南出生入死，我怎麼忍心把妮娜的事情讓你分憂呢？

然而，我還不準備就此相信這份報告，還沒有呢！一個醫生的報告可能有錯，十個醫生也可能是錯誤的。我仍然有理由要等待。不論我會從新的醫生那裏得到什麼消息，我們的——妮娜和我的——時間衝突變得寶貴，如此寶貴。假如妮娜藥石罔效——我必須面對這句話——至少，我可以在這個紙上留住她。這也是以後我唯一能夠和你分享的。寫下它，可以幫助我目前的一個大問題：我怎麼能繼續一天又一天的活下去，試着做一個正常孩子的正常母親？我怎麼能喊醒她，像我們過去那些個早晨一樣，遞米飯和維他命給她？我怎麼能讓她在外面冒些微的險——甚至爬公園關猴子的圍欄——而不去抱她，把她視如水晶造的？

我覺得如此軟弱，我疲於思想，自從我今天下午讀過報告之後，時間就如同蝸牛爬過一個巨大的廳堂一樣。小娜剛剛和我出去檢秋葉回來，當她彎身在門前堆放她的寶藏時，她淡黃色的頭髮，可愛而優美地隨風飄動。她的寶藏有橡樹葉、楓葉，全都美麗、火紅——但都快乾枯死亡。然後，郵差送來信件。有一封是芝加哥一個實驗室寄來的。羅醫生曾告訴我，他會把報告直接寄給我——他認為讓我單獨知道要好得多。事實上，在那個時候，他對病況已有相當把握。

——但是，記住！記住！我一再告訴自己，他只是一個醫生。

※ ※ ※
時間就像一捲膠卷，恐怖地、緩慢地，一面接另一面地映出來。我們先用木頭造小房屋，然後讀一則故事——『大拇指』，這星期讀第三遍。然後吃晚飯，我不知道我們吃什麼。我的嘴在動，我吞嚥下去。然後，我找一只瓶子裝樹葉，妮娜自己插的，她小心地插進適當的位置，那是一個裝花生醬的瓶子。她皺眉頭，全心全意在思想。

她認為她能救活它們，一直到她爸爸回來，我以前也那樣保存過，我知道它們會多快消褪。噢，炳，假如你今晚能在此多好啊！

現在，我坐在育嬰的小床邊，罩着燈光，一邊看着她，一邊寫東西，而沒有打擾她。我們的小女兒，側身蜷縮着，她活像一個即將含苞待放的金色蓓蕾，她的睡態是如此無邪，如此深沉；她的長睫毛臥在面頰上，檯燈的燈光射過她的下巴——那和她爸爸一個模子的堅定下巴。

炳，今夜你在那裏？他們的炮轟是在你近旁？

妮娜安詳地睡同一個小床裏，就是我們頭一晚帶她回家的那一張床。我的生產很正常，雖說是第一次生產，但陣痛時間很短，只有四、五個小時，我們兩——真正是三個人——都很快的由生產的驚慌中恢復過來。好像那時候我們總是在一起，記得她夜晚總愛醒來，不哭不鬧，只是自

已快樂地發出咯咯聲，一直到我們間有一個醒來。她多早就會走路——九個月——搖搖擺擺地在我們間來回走，她一點也不怕，只是含糊地說着什麼？她的第一句話來得多早，她的小指頭又這麼柔軟——。

這些，都是日常的事情，所有父母均容易記得。但是，對我們來說，和妮娜的每件事情都是嶄新而寶貴。我們覺得我們觸摸到的是紮實、永恆生命的一部份。

也許我們那樣，是因為我們兩人都在同樣環境下長大的。我在孤兒院長大，在那裏我是看過不少嬰兒，可是，從沒有真正照顧過他們。他們在我身邊爬着，搖搖擺擺的走，但他們都不是我的。而你是獨生子，家裏沒有嬰兒和你玩，沒有嬰兒讓你照顧，讓你看着他長大。因此，小娜對我們像金般的奇跡。

現在我需要大哭一場了，晚安，炳。

十月三日

一天總算過去。

早晨，小娜和你寄給她的玩具熊愉快的談話聲喊醒我。我們一起做了早餐，我像往常一樣，覺得懶洋洋的……然後，在啜飲咖啡的時候，我又想到那件事。我看到我昨晚留在櫃子上的醫院

報告。我檢起它，撕成碎片。我把紙屑放在煙灰缸裏，燒掉它們。小娜跳躍，鼓掌，愉快的說：「生日！生日！」她記起生日點的蠟燭和蛋糕。

事情又像昨天一樣，在心海掀起一陣震驚的浪潮。我必須面對這件嶄新的事實，從現在起，每天早晨都要重新來一次。

但是，我們也有愉快的時候，那是小娜沒有昏厥、垂涎、胡言亂語的時候。這個星期她只昏厥三次，所以，我知道她漸漸好轉，上個星期，她昏厥七次或八次。

炳，我不相信那張報告。我可能不用把這份日記交給你。今天下午我去看羅醫生介紹的一位專家，去做了一連串新的試驗。我知道小娜非常痛苦，但這次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。他們可能！很有可能！

下午，我們在公園度過，把白鴨子追進水裏，餵鴿子吃花生米，我本來計劃縫補一些衣物，但是，反而把時間給小娜了。

十月十一日

今早我三點十五分醒來，因為我聽到低低的喘息聲，這種聲音我已學習着隨時警覺。我把小床移到我房中，以便我隨時接近她。但是，當我到她那裏的時候，她已抽筋，背直硬硬地拱着，

兩腿兩腳僵硬、繃緊。她正在喘氣，呼吸困難。從羅醫生告訴我的經驗中，我知道她的肺正緩緩地麻痺無力。

我十分冷靜，我覺得自己的動作，正如電影上打網球球員的慢動作。我走到浴室的藥櫃，找出我事先預備好的針藥，深深地刺進她的手臂裏，我知道她感覺不出痛苦。我的雙手幾乎沒有抖顫一下。

很慢，很慢的，她的呼吸恢復輕鬆，然後，她的雙臂、雙腿，終於整個身體可以動彈了。她的皮膚不再冷冰冰了——她發點汗，並且有歎氣聲，瞧她的樣子，你不會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。

那陣痙攣是過去了，但足足費了她十二分鐘——我看了鬧鐘——才恢復。上一次十分鐘恢復的，下一次會要多久的時間呢？

我想，假如此刻我能碰到炳的手會有多好！現在，我是在發抖；我站在那裏，抖着抖着。我走進廚房，扭亮電燈，找杯飲料——我現在什麼也喝不下去——即使一杯啤酒也喝不下。因為，我可能有點麻木，我的恢復輕鬆也有點緩慢，尤其是在此刻，這種不對勁的時刻。我的輕鬆是維繫在小娜的生命上。

——炳，我曾不想告訴你有關小娜初次病發時的情形——但現在，我要自己記述下來。

我記起頭一個早晨，我發現小娜「僵硬」的情形。那是兩個月前，她三歲生日的前一個星期。

我們計劃舉行一個多麼熱鬧的生日宴會啊！我知道書上說不該鋪張慶祝，但是，小娜私下裏邀請了附近所有的人，隔壁的小孩子們，對街的老太太，甚至送牛奶的。我們準備了四種冰淇淋，許多有趣的怪帽子，還有三層巧克力蛋糕。

我剛把咖啡放上爐子，在開始煮燕麥粥之前，走去看看她。（炳，你能相信嗎？一個孩子竟然喜歡吃燕麥粥？）她像今早一樣躺着，喘息着，全身冷冰冰地，並且是僵硬的，她的兩眼向上翻。

「我的天，她死了！」我尖聲叫。我以為她永遠無法再動彈。但我不知在怎樣一種情況下，伸手去抱起她，衝到汽車，當我恢復神智時，我們在醫院的急診室裏，一羣帶面罩的醫生正在給小娜急救。

我身上仍穿着睡袍和拖鞋。

「妳沒有耽誤時間就送來，」一位年輕的助理醫生告訴我。他蓄平髮，面帶一付很年輕的微笑：「再遲十分鐘急救的話，我們就要失去這位小姐了！假如是在午夜病發……。」我哭一會，倚身向前，覺得全身乏力。

※

※

※

雖然如此，半個小時之後，小娜又恢復她有酒渦的笑容，可能，是有一點弱，但已够使所有醫生們高興了。她也邀請他們全體參加她的生日宴會。你知道？那個助理醫生來了，並且送她一個小丑娃娃，它一直放在她的小床邊，就放在玩具熊旁邊。

「媽咪，我全身發冷！」小娜解釋說，對她，就是那樣。

那天下午，羅醫生再給她檢查一遍身體，一些例行的檢查程序，他熱心的向我保證：「那可能不會再發生了。」但是，當我和小娜坐在那熟悉的辦公室時，我感覺到一種隱藏着的懷疑。雖然辦公室一切如舊，和以前來看麻疹、種痘，和有一次中毒時完全一樣，儀器也擺在固定的位置上，但空氣中有一種冷冷的，一種無助的氣氛，好像我們已踩到一個比麻疹更麻煩的難題。

一個星期之後，羅醫生打電話給我：「我們要妳家小姐多做些檢查，更精密的檢查。」他的聲音乾脆，平常。

羅醫生檢查的時候，小娜忍着眼淚任憑敲敲打打，最後，手中拿大把糖菓離開醫生那裏。她的雙臂和背部由於皮下注射而呈瘀血。

幾天以後，我又接到醫生的另一個電話，他聲音中流露出一絲憂慮。我想，那是他給我準備的第一步驟，暗示着關懷：「我們明天爲什麼不把妮娜帶進城，多做些檢查？明天下午我休息，

假如妳願意的話，我可以和你們開車一道去。」

現在，我問你，一個當醫生的那有一下午時間休息？我應該不要欺騙自己，即使一分鐘也不要。這是嚴重的，但是，我仍然不肯使自己相信小娜有什麼真正的不對。炳，各種試驗是做了，我也拿到報告的結果，但是，我不相信它。

十月二十九日

現在，我是接受小娜不久於人世的事實了。新的檢查報告也來了——小娜自己比以前更驚慌，更難過。經過所有針筒的抽取、按打之後，她用一種好像我出賣她一樣的眼神看我。但是，檢查的結果還是一樣，和先前一樣，我覺得我的心房有個大空洞，我還是要習慣着，繼續活下去。我將要學習面臨她的死亡！我必定要學！我要把我的感情緊緊地封閉起來，只在我獨個兒的時候才啓開，同時，不要多加思想的和小娜生活下去。我要把心中的恐懼寫出來向你傾訴——用這種方式永不把感情顯露在臉上。

我還有八個月的時間可以努力，在那幾個月內，我們可以做許多事情，我的寶貝和我可以去馬戲團，騎小馬，坐火車和小汽車，還有騎木馬。我們可以一起做雪人。我們可以買小兔子，餵牠們，看牠們長大。

但是，我們無法撥慢時鐘，哦，炳，假如我們能够談談多好，只談一會就够了。我知道你每天都看到人們死亡，但是，你的信中從沒有提及。但願我能用什麼方式輕巧地告訴你，可是，這個壞消息的任何暗示，對你都是嚴重的打擊，你的工作不能使你有鬆懈的時候，一鬆懈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險，我不能冒着失去你們兩人之險，來告訴你有關小娜的壞消息，炳！請原諒我沒有告訴你的苦衷！

十一月三日

多巧啊，我微笑地想，同時翻翻上一頁的日記。我聽到你的聲音，就在昨天晚上——你，在半個地球外——在電話裏告訴我，你不久就要回家。

當我想到我再能擁抱你的時候，輕鬆和快樂在我心房膨脹。我覺得你的手已搭在我身上，你終於離開那危險地帶。以前我讀過一句詩，它描述我的感情——「我的心房卸下重擔。」

小娜今晚照常看完她半個小時的卡通影片，然後，六點不到便倒頭呼呼大睡。呃，炳，等着瞧她！等着瞧她和郵差閑聊，她合着雙掌，問說：「今天天氣很好啊？」她總是熱烈地問，即使雷雨交作的時候，她也總是這樣說。等着瞧她飛奔到路旁，猛烈地打轉。

我怎麼能告訴你，你必須放棄她。

我把這個問題置之腦後，把它放進我緊密的不銹鋼夾子裏，那裏面我放置所有不願想的東西。然而，下個星期我就要面對你，我要怎麼說呢？

十一月九日

一整個星期中，小娜和我都忙於清洗和洗刷中。我們一起抬大籃子的衣物去洗，小娜一本正經的幫忙抬着比她人還大的籃子。

樹上最後的幾張落葉被風吹掉了。我們帶着最濃厚的興趣大談，今年要不要早些度感恩節，以便歡迎你的回來。我們決定那樣做，小娜還自己選擇菜單——火雞、蔓越橘製成的甜醬，沒有綠色青菜，沒有花生醬、三明治。

小娜還準備了她五件最美麗的衣服，要在那天穿。

這一個星期裏，我們過着一個正常母親和一個正常女兒過的日子，我們像別人一樣一起工作。

我以為我的屋子裏容納不下這個病魔，它常從角落裏向我撲來，抑壓我。但是，我現在明白，我容納得了它。一整天，我把它遠遠的藏在我心房的深處，當夜深人靜，它再出現時，至少它是熟悉的——我想，它是我認識的魔鬼。